



彩色图解



青少年必读经典

惊悚的谜团

张荣华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彩色图解



惊悚的谜团

张荣华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魂的谜团 / 张荣华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75-2265-5

I. 惊… II. 张… III. 科学知识—普及读物 IV.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123 号

书 名: 惊魂的谜团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2265-5

作 者: 张荣华 主编

责任编辑: 杜海泓

封面设计: 王明贵

文字编辑: 徐胜华

美术编辑: 杨玉萍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1221762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720mm × 1010mm 1/16 开本 12 印张 150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在我们身边，无形中操控着我们的生活。它们超乎科学的解释，超乎人类的逻辑思维和想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荡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寒而栗、毛发倒竖。

一个个神秘莫测的可怕传闻，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个死亡线上的魂魄，一个个震撼心灵的悬疑，一个个难以索解的谜团，它们以惊动魂魄的力量，挑战着人类的心理极限；它们以神秘莫测的魔力，俘虏着人们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东西以超自然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操控着我们的世界？实在让人费解。

当人类企图以科学来解释这些神秘可怕的人类之谜，企图将谜团层层剥开的时候，却发现这些诡异的谜团背后有更大的可怕谜团难以破解。我们惊悚，我们敬畏，我们疑惑，我们惊叹，然而我们不懈探疑，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激励我们的探秘热情，激发我们一睹“庐山真面”。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言：“我们经历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

本书是一本惊心动魄的悬疑故事集，精选了世界著名作家爱伦·坡、华盛顿·欧文、查尔斯·狄更斯以及柯南·道尔等人的经典力作，悬疑环生、谜团迭起，宏大的故事场面，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可怕的鬼怪灵异、灵魂鬼魅甚或不死的怪异生命等，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随着情节变化而荡气回肠，感受惊魂故事带给

心灵的极度震撼。书中恐怖气氛的渲染和营造让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忍不住战栗、惊叫；令人称绝的文字流淌着震撼人心的魅力和热血沸腾的魔力。

同时，本书还精选了200多幅与正文悬疑故事相契合的精美插图，它们或阐释故事情节、或渲染恐怖气氛、或烘托故事背景，惟妙惟肖、形象生动，为故事笼罩了一层朦胧、神秘的氤氲，增添了恐怖气氛，增加了故事的悬疑和恐怖色彩，增强了故事的诡秘感和读者的好奇心。全新的版式设计、全彩的内文印刷，全力为青少年打造轻松的阅读空间，带领青少年进入探索诡异、揭开谜团的阅读时空，收获非同寻常的阅读乐趣，感受惊险刺激的阅读体验。

目录

来自坟墓的故事



盗尸者 2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唐穆尼奥·桑乔·德·伊诺霍萨的传奇故事 13

[美] 华盛顿·欧文

住在教堂墓地的男人 19

[英] M. R. 詹姆斯

泄密的心 22

[美] 埃德加·爱伦·坡

无底穴 26

[美] 安布罗斯·比耶尔斯

塔楼中的房子 31

[英] E. F. 本森



鬼魂出没

沉睡谷传奇 42

[美] 华盛顿·欧文

手形怪物的故事 49

[英] J. 谢里登·勒法努

闹鬼的玩具屋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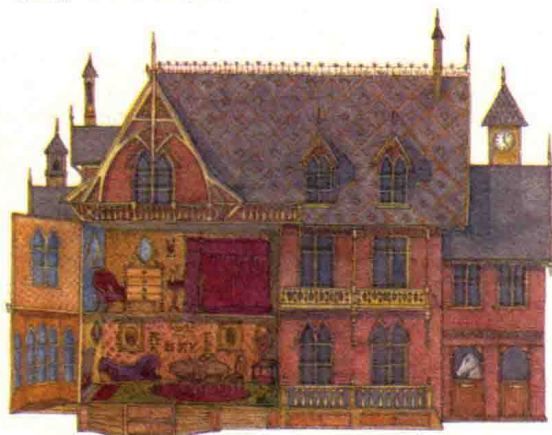
[英] M. R. 詹姆斯

圣诞颂歌 65

[英] 查尔斯·狄更斯

道林·格雷的画像 75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被诅咒的生灵



- 那是什么? 90
[美] 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
弗兰肯斯坦 97
[英] 玛丽·雪莱
巴尔角的故事 99
[英] E. 赫伦 H. 赫伦
大理石人 109
[英] E. 内斯比特
巴什克维尔的猎犬 122
[英] 柯南·道尔
木乃伊的故事 126
[美] 埃德加·爱伦·坡
女吸血鬼卡米拉 130
[英] 乔瑟夫·协利丹·雷·法纽



注定的命运和亡灵

- 谋杀审判 136
[英] 查尔斯·狄更斯
在克罗普斯堡要塞 145
[英] 拉尔夫·A. 克兰姆
迷失的幽灵 153
[美] 玛丽·E. 威尔金斯
1号支线, 信号人 167
[英] 查尔斯·狄更斯
红死魔的面具 178
[美] 埃德加·爱伦·坡



来自坟墓的 故事

许多人都曾试图证明“去世并下葬”并不意味着“永远离开人世”这一观点。在下面的故事中，“已死之人”都不愿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





盗尸者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年轻的费蒂斯在爱丁堡的学校学习医术。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可以过目不忘。平时他在家里很少用功学习，但是在老师们面前却总是彬彬有礼，上课时聚精会神，反应敏捷。他的老师们都觉得他是个学习认真刻苦的小伙子。不仅如此，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外表十分出众的受人喜爱的小伙子。当时有一位校外的解剖学老师，我在这里姑且称他为K先生，后来他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人物。当人们为处死贝尔克^①而欢呼雀跃，并大声疾呼要将购买尸体的主雇也绳之于法时，这位K先生十分害怕，他在爱丁堡的大街上躲躲闪闪，生怕被人指控。那会儿，K先生很受人追捧，一方面源于他自身的天赋和口才，另一方面源于他的竞争对手——大学教授们——实在无能。至少学生们都很崇拜他，费蒂斯和其他学生一直都深信，只要能够得到这位多人敬仰的老师的喜爱，就能为自己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K先生本人成就非凡，同时也是一位赏识千里马的伯乐。他喜欢刻苦认真的学生，也喜欢有点小聪明的学生。费蒂斯就同时具备这两点，所以深得K先生青睐。在他的第二年的课程中，费蒂斯得到了班级第二助教，即副助理的位置。

慢慢地，管理手术室和教室的任务也成为费蒂斯的职责所在。他需要负责手术室和教室的清理工作，收发并对解剖实验的尸体进行分类也成为他的分内之事。最终，也正是因为这项工作——在当时看来是一项必须慎重处理的工作——K先生让费蒂斯住进了他自己楼上的解剖室。在严冬的每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分，费蒂

^①19世纪早期，贝尔克和黑尔谋害数人，并将受害人的尸体卖给医生作医学研究用。这两人因此而声名狼藉。

斯都要睡眠惺忪、踉踉跄跄地从床上爬起来，为送尸体的人开门。这些送尸体的人都是些铤而走险的、肮脏的非法之徒。在这起臭名昭著的事件（贝尔克和黑尔谋杀案）传遍整个国家之前，费蒂斯就已经在为这些不法之徒打开售卖尸体的大门了，他昧着良心付给他们不义之财。在这些良心早已泯灭的人走了之后，费蒂斯又是一人独处。此后一天的其他时间里，他就会忙里偷闲地找一两个小时小憩一会儿，补补觉以便白天有精力工作。

不会有人像费蒂斯这样对生命如此麻木不仁。他不让自己的大脑思考这些问题，对别人的命运和运气也统统不感兴趣。他只是听从于自己的欲望和那小小的野心。冷漠、玩世不恭、自私自利的他做起事情来谨小慎微（他称之为道德），他从来都没有诸如酗酒和偷盗的不良记录。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渴望得到他的导师和同学们哪怕一丁点儿的关注，他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以失败而告终。他以在工作中投机取巧为乐，总是当着K先生的面时才卖力干活。白天尽量少干活，以此弥补晚上的辛劳，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心理平衡。

用于解剖实验的尸体的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费蒂斯和他的导师。医学课堂上解剖学老师所用的材料随时面临用完的境地，而能够提供尸体的行当不但本身十分令人生厌，而且还容易使所有的知情人处于危险境地。因此K先生的做事原则就是：在交易尸体时绝不问问题。“他们拿来尸体，我们就付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曾经说过，“这是等价交换。”他又有点渎神地说道：“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千万不要问任何问题。”他

不知道这些尸体都是谋杀案的受害者。但凡他脑子里闪过类似这种的想法，他都会吓得退缩回去的。然而，他谈论此事时那种轻浮的语气本身就是对灵魂的一种冒犯，也是对与他打交道的人的一种诱导。费蒂斯经常惊异为什么尸体如此新鲜。他总是一次一次地在黎明前被面相猥琐、举止卑鄙的无赖叫起床。他迅速整理自己凌乱的思绪，使之清晰起来；这或许要归功于他的导师那一套不太道德但又直截了当的辩护词。费蒂斯清楚自己的职责，简言之，就是三个步骤：接过这些无赖拿来的东西，付钱，然后对任何犯罪行为都装作没看见。

费蒂斯一贯遵守的沉默原则终于在11月份的一天早晨面临了一次考验。前一晚他被痛苦的牙痛折磨得整晚无法入睡，他一会儿像一头受困的野兽似的在屋里踱步，一会儿又愤怒地一头栽到床上。最后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入睡，整晚牙齿





都在隐隐作痛。忽然约定的交易信号响了三四下，把费蒂斯从睡梦中叫醒。屋外呼呼地刮着冷风，地上结了一层冷霜。惨淡月光下的城市还在沉睡，但空气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躁动，白天的繁荣景象马上就要在这个城市上演了。盗尸者要比往常来得晚了一些，而且看起来今天比往常更想快点儿拿钱走人。费蒂斯困倦地提着灯指引他们上楼，他仿佛从梦里听到他们在用爱尔兰话抱怨着什么。来者打开袋子时，费蒂斯正倚在墙上打盹儿。盗尸者不得不把他摇醒要求付钱。此时他正好看到了死者的脸庞。费蒂斯惊呆了，赶紧靠近两步，将蜡烛凑近了看。

“万能的主啊！”他喊道，“这是简·加尔布雷思！”来者没有回答，慢慢地向门边走去。

“我认识她，我告诉你们。”费蒂斯又接着说下去，“她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呢。她不可能死了。你们不应该拿来她的尸体。”

“我们确实拿来了。先生，你看错了。”其中一位说道。

另一位却阴森森地看着费蒂斯，让他马上付钱。

这显然是对方发出的某种威胁信号。费蒂斯的心一沉，结结巴巴地向对方道歉，并数好钱给对方。他眼看着这两个可恨的家伙离开。他们刚一离开，费蒂斯就急忙走上前去证实自己的猜测，最终他证实了眼前的死者正是前一天和他打情骂俏的那个女孩儿。他看到尸体上有瘀伤时，心里极其恐惧，好像是施暴造成的。顿时一股恐惧感袭上费蒂斯的心头，他仓皇地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在那里又详细地把自己发现的事情在头脑中理了一遍，并冷静地考虑着K先生给他的指示以及自己干这些勾当所处的危险境地。最后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混乱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一定要听取他的直接上司——班级助理的意见。

这位助理名叫沃尔夫·麦克法兰，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聪明过人，在所有率性而为的同学里他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位。他以前在国外留过学，他的举止和藹可亲，打扮稍微有点前卫；是表演舞台剧的高手，擅长冰上运动，还是滑冰和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麦克法兰有一辆轻便马车和一匹快马。他与费蒂斯保持着亲密关系，的确，他们之间的职务关系使他们成为某种生命共同体。每当供解剖实验的尸体用完时，他们俩就会乘坐麦克法兰的轻便马车到遥远的山村里寻找孤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在黎明前悄悄溜回解剖室。

就在这天早上，不知为什么，麦克法兰比平常来得稍早一些。费蒂斯听到他的声音，就急忙跑到楼梯上迎接他。费蒂斯告诉麦克法兰刚发生的事情以及引起

自己恐慌的理由。麦克法兰听后，仔细检查了尸首上的伤痕。

“是的，”他点点头，“看起来很可疑。”

“是吧，我应该做什么？”费蒂斯问道。

“做什么？”对方重复道，“你想做什么？我要说的是，话越少越好。”

“其他人也可能会认出她来呀，”费蒂斯反驳道，“她可是很有名气的。”

“我们只能希望别人不会认出她来，”麦克法兰说，“如果真的有人认出来了……不会的。你知道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如果你张扬出去的话，你就会让K先生惹上无尽的麻烦。你和我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的。我想知道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怎样，站在证人席上我们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我认为你对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用来做解剖实验的尸体有可能都是谋杀案的受害者。”

“麦克法兰！”费蒂斯咆哮起来。

“忘了吧！”对方轻蔑地说，“就好像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似的！”

“怀疑是一回事儿……”

“得到证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和你一样对此事感到抱歉，但此事应该到此为止。”说着，麦克法兰用自己的拐杖轻轻碰了碰尸体。“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我并不认识这具尸体；而且，”他又冷冰冰地补充道，“我并不是在教唆你。我不认识这具尸体，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以认识她。但是我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做的。我还要加一句，我认为这就是K先生想从我们这得到的答案。他为什么选我们两个人当他的助手呢？我的答案是，K先生信不过别的人，他们都头发长见识短。”

这些话足以影响像费蒂斯这样的小伙子了。他同意像麦克法兰一样保持沉默。这个不幸女孩儿的尸体被作了解剖实验，没有人谈论这具尸体，好像也没有人认出她来。

一天下午，费蒂斯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后，顺道来到一家人气很旺的小酒馆，他看见麦克法兰正和一名陌生人坐在一起。这个陌生人个头矮小，皮肤黝黑，惨白的脸上嵌着一双煤黑色的眼睛。他脸上的线条充分表明此人性格中缺少一份睿智和文雅，他更应该是一个粗俗、鄙陋而且十分愚蠢的人。然而，他却颐指气使，能够向麦克法兰发号施令，就像首领一样呼三喝四。他十分无礼地驱使麦克法兰做事，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迟疑，他都会恼羞成怒。这个无礼的陌生人喜欢费蒂斯在场，他不住地喝着酒，大谈特谈自己的光辉历史。假如他所说的有十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令人厌恶的无赖。现在这位经历丰富的仁兄又拿麦克法兰的虚荣心开起了玩笑。

“我是个坏蛋，”陌生人说道，“但是麦克法兰却是个小男孩儿呢——托蒂·麦克法兰。我这样叫他。托蒂，再给你的朋友要一杯酒。”“托蒂，站起来把门关上。”“托蒂恨死我了，”他接着说道，“是的，托蒂，你恨我。”

“难道你不能不叫我这个令人讨厌的名字吗？”麦克法兰咆哮着。

“听听呀！你曾经见过这家伙玩儿刀吗？他一定想在我的全身上下开刀。”陌生人说。

“我们学医的人另有他法，”费蒂斯说道，“当我们不喜欢我们某位已死的朋友时，我们会解剖他的尸体。”

麦克法兰狠狠地瞪了一眼，好像他很不喜欢这个笑话。

一个下午过去了，格雷（这位陌生人的名字叫格雷）邀请费蒂斯和他们一起吃晚饭。格雷要了一桌极其奢华的晚餐，这顿饭让整个儿小酒馆里的其他客人都不停地咋舌。用餐完毕后，他却让麦克法兰支付账单。当他们离开时天色已晚，格雷已经喝得酩酊大醉；麦克法兰因为愤怒而一直保持着清醒，他一直想着自己被迫支付的昂贵的账单和自己不得不忍受的侮慢；费蒂斯也被灌了一肚子酒精，他脑袋里一片空白，摇摇晃晃地走回了住所。第二天，麦克法兰没来上课。费蒂斯心里偷笑，想着他一定是还在陪着讨厌的格雷一个酒馆一个酒馆地买醉。课程一结束，费蒂斯就挨个酒馆地寻找他们。他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他们，可是，到处也没有他们的踪影。于是，费蒂斯只好回到自己的住所，早早上床睡觉了。



凌晨4点钟的时候他被熟悉的信号声吵醒了。走到门前，费蒂斯惊奇地发现是麦克法兰驾着他的轻便马车在外面，马车后面放着一个长长的、可怕的包裹，费蒂斯很熟悉这种包裹。

“什么？”他叫喊着，“你独自一人出去的？”

麦克法兰粗鲁地让费蒂斯闭上嘴，催促他赶紧办正经事儿。他们两人把尸体抬上楼以后放到手术台上，麦克法兰转身就要离开。突然，他停下来，稍有犹豫，然后开口说道：“你最好看看尸体的脸。”语调略显局促。费蒂斯好奇地看着他，麦克法兰又重复道：“你最好看看。”

“可是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又是怎样得到尸体的？”费蒂斯问道。

“看看那张脸。”

费蒂斯犹豫着，一丝疑虑涌上心头。他把目光从麦克法兰身上移到那具尸体

上，然后又移了回来。最终，他听从了麦克法兰的话，照他的吩咐做了。他已经想象到将要看到的東西，然而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他震惊。尸体僵硬地躺在那里，赤裸裸地被裹在粗麻布袋里。格雷与他分开的时候还穿着华丽，在酒馆里过着酒肉穿肠过的奢靡生活。而此时，他的死令已经麻木不仁的费蒂斯产生了一丝丝的恐惧。死亡一直回荡在费蒂斯的灵魂深处，他认识的两人本不应该躺在停尸台上的。然而，这些还不是他的主要想法，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面对他所尊敬的麦克法兰。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有准备好，他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他同伴的脸，他不敢看他的眼睛，更说不出一句话来。

麦克法兰首先开口。他静静地走到费蒂斯身后，轻轻地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理查森可能想要这具尸体的头颅。”

他所说的理查森很渴望得到一个头颅进行解剖实验。费蒂斯没有回应。麦克法兰接着说：“说到交易，你必须付给我钱，你瞧，你必须让你账本上的收支相吻合。”

费蒂斯发出魔鬼般地声音：“付钱给你！”他嚷起来：“为什么付给你钱？”

“为什么？你当然要付钱。不管怎样，你必须支付每一笔交易。”对方回答说，“我不会无偿地给你提供尸体，你也不能一分钱不花就拿到这具尸体。我们两个人应该彼此妥协一下。这只是另外一起简·加尔布雷思式的事件。这种越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就越要把它做得好像是正确的。K先生把钱放在哪里？”

费蒂斯用刺耳的声音回答道：“在那里。”边说边用手指着屋角的碗柜。

“那么，给我钥匙。”麦克法兰边说边伸出手来，神情十分平静。

短暂的犹豫之后，费蒂斯拿出了钥匙。麦克法兰的手指碰到钥匙的瞬间不由自主地紧张地抽搐了一下。他打开碗柜，从一个柜格儿里拿出钢笔、墨水和一个账本，然后又从抽屉里取走属于他的酬劳。

“现在，看这儿。”他说，“这是报酬——为了证明你的诚意和可靠。在你的账本里记入这笔收入，这样对你来说，就可以用它对抗你心中的恶魔了。”

接下来的几秒钟，费蒂斯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他定了定神，如果他现在可以克制与麦克法兰的争吵，那么今后的任何困难都能迎刃而解。他放下一直拿在手里的蜡烛，将日期、交易金额、细则等内容填写完毕。



“现在，”麦克法兰说，“你收下你的那份才算公平。我已经拿了我的那份。久而久之，如果一个深谙世故的人走运的话，口袋里就有多得花不完的零花钱了——我为自己所说的感到羞耻，但是必须按原则办事儿。不要请客吃饭、不要买昂贵的书籍、不要还你欠的账。只准向别人借钱，不要借给别人钱。”

“麦克法兰，”费蒂斯带着沙哑的嗓音说，“我有事情相求。”

“求我？”麦克法兰大喊，“好呀！你说！我倒想看看，你到底能做什么来自我保护？假如我陷入麻烦之中，你能跑得掉？这起事件只是第一起事件的继续，只是格雷步加尔布雷思小姐的后尘。你不能在事情开始以后才叫停止。如果你已经卷进来了，就要一直干下去。这才是真理。别无退路。”

费蒂斯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仿佛感到命运背叛了他。

“我的上帝呀！”他哭喊着，“我都做过什么了？几时开始的？被任命为班级助理有什么好处？瑟维斯想得到这个位置，他本来也有可能当上助理的。如果他当上了，也会和我现在的处境一样吗？”

“亲爱的朋友，”麦克法兰说，“你是多么天真呀！这件事情能对你有什么伤害呢？如果你管住自己的嘴巴，能对你有什么伤害呢？伙计，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吗？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好比是狮子，另一类人则是羔羊。如果你是一只羔羊的话，那么你就会像格雷和加尔布雷思小姐一样躺在这张手术台上。如果你是一头雄狮的话，你就会活着，像我、K先生以及世界上所有有胆有识的人一样，有自己的马和马车。我亲爱的朋友，你睿智、勇敢，我很喜欢你；K先生也是。你生来就应该是猎人。而且我告诉你吧，以我的荣誉和我的生活经验担保，3天之内你就会像看滑稽剧的高中男孩儿一样嘲笑躺在这里的这些可怜虫了。”

麦克法兰转身离开，驾着他的轻便马车向小巷深处驶去，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而他的离开却给费蒂斯留下了无尽的悔恨。他看着自己身处的悲惨境地，那种沮丧实在难以名状。他眼见着自己的软弱让自己一步一步变成麦克法兰的帮凶。他本应该变得更勇敢一些，但他却仍旧缺乏勇气。简·加尔布雷思的秘密和账本上所记录的内容让他不得不闭上嘴。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学生们陆续来上课了。可怜的格雷的尸体被一次一次

